牌坊

一
童年的时候，家乡还有很多牌坊。

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，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。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 “庙会 ” 时，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，上面装饰得很花哨，几天庙会一过，就拆掉了。永远不拆的就
是那种石质牌坊，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。

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，石匠的地位最高。这是因为，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，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。石
匠里边又分三等，最低一等砌凿墓碑，中间一等砌凿石桥，最高一等砌凿牌坊。

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，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，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。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，等级越低的日子
反而越好过，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。

砌凿墓碑，与家家户户有关。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，很少讨价还价，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。只
不过，大家都暗暗知道，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。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？为什么连暗藏的
豁扣、活砖也一清二楚？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。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 “掘坟光棍 ”
，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 “夜仙 ”，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 “夜仙班 ”，又简称 “仙班 ”。

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，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。牌坊是让人仰望的，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，尽管他们总是
十分清贫。

牌坊石匠活儿少，并不奇怪，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，多少年都碰不上。

与别的地方的 “状元牌坊 ”、 “御赐牌坊 ”
不同，这儿乡间的牌坊，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，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。一座座牌坊，都在表彰这些女人 “ 从一而终、寡而不嫁 ”的事迹，因此又叫 “贞节牌坊 ”
。但是，乡间寡妇很多，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，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。这事情，连族长、村长、保长、
甲长都定不了，必须由他们上报，让 “乡绅公会 ”决定。

比较起来，那座远近闻名的 “范夫人牌坊 ”
最大。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，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。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，做了不小的官。正是这
个儿子，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，立得相当考究。

其他那些牌坊，说起来都有点怪异。例如，男女还没有结婚，未婚夫却死了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，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。或者，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，才提三次，便悬梁自尽。当然，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，穷人一般不这么做，做了也不会立牌坊。

“ ”

“ ”

“ ”
“ ”
“ ”

“ ”
“ ”

“ ”

“ ”

谁也不敢问老师本人。她们像是一批降落人间的天仙，有云有雾，看不清才对。先是男人们着迷，接着，是女人们着迷了，而且比男人们迷得更细、更浓、更久。女人们几乎天天都用发呆的眼光注视着女教师的发式、衣着、腰身、步态。走近一点，再打量她们的笑容，她们的安静，她们的声音。看过了这一切，还在心里嘀咕，同样是女人，她们却识文断字，到哪里都有饭吃。这么一想，女人们觉得自己不是矮了半截，也不是矮了一截，而是整个儿都埋到地底下去了。女人们倒也不抱怨，觉得自己能够从地底下伸出头来看到这么一群仙女，已经算是好命。

小学里有一个老妇人给女教师们做饭，但这个老妇人也是从外地来的，不爱说话，说了也听不大懂。因此，女教师们是怎么吃饭的，也不清楚。

初夏的一天，一位女教师在离小学不远的集镇上买了一捧新上市的杨梅，用手绢掂着，回到学校。好像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，但第二天一早，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，红润润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。这几个村子靠山，家家都有杨梅树，昨天终于传来消息，并且立即传开：女教师是愿意吃杨梅的。

为了满桌子的杨梅，女教师执意要去感谢。星期天一早，她们走出了校门，娉娉婷婷地进了村。每个屋子都开着门，但都没有人。终于问到一个年迈的老婆婆，说全村都进山采杨梅去了。顺着老婆婆的手指，她们走进一个山口。

全是树，满坡满谷的杨梅树，却不见房，也不见人。女教师东看西看不知怎么办，忽然树上传来呼喊声。一声带动好多声，都在叫老师，但还是看不到人。

“老师，我家的杨梅特别好，快到这里来！ ”

“我家的昨天刚熟，就在你们右手边两丈地的山坡上！ ”

“今年最甜是我们家，老师，西坡上招手的就是我！ ”

… …

女教师们笑着，转身转乱了。越转，喊声越多。

呼喊的孩子们都在树上，下树下坡需要一点时间。终于，他们像小鸟一般飞到女教师们身边，他们身后，是他
们的妈妈。妈妈们很想伸手来拉扯女教师，倒是女教师先上前，把手挽住了。

那天在杨梅山，女教师和村妇们说了很多，笑了很多，吃了很多。村妇们没料到女教师那么随和，那么有兴致
。终于有一个村妇把一个女教师拉到一边，问： “你们小学，收女学生吗？ ”

“收，收！ ”几个女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抢着说。

“

我有一个外甥女，住在山南镇，潘木公到他们家做过牌坊。前些日子潘木公为你们学校造校门，带她来玩过。
她回去后，天天吵着要来上学。 ”那个村妇说。

“山南镇？远吗？ ”女教师问。

“不太远，但进出要翻山。麻烦就在这里，如果来上学，就要起早贪黑，爬上爬下，大冷大热，一个人。 ” 村妇说。

“ ”

##

我渐渐明白了，女教师们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招收女学生，连翻山越岭也不在乎？

河英，雪岭上的一个红点，就像那束冰封的金发。

冰封的金发终于被两个现代青年用小车推出了冰库，那个姑娘已在熹微的晨光中完全解冻。一群黑发飘飘的中国姑娘并没有靠别人的小车，她们自己解冻了，解冻在四处潜行的安静中。

这些美貌绝伦的东方女子，也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，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，为一大批男孩子、女孩子解了冻。

我已经断定，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，与《中国历代失踪女子名录》有关。但是，这部名录，是山川之玄，岁月之秘。它无痕无迹，无符无字，却被天地铭记。

我只知，自己，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。

版本号 #1
由 admin 创建于 2026-11-05 12:56:03 UTC
由 admin 更新于 2026-11-05 12:56:03 UTC